

方言 1982年第4期 241—244页(1982年11月24日出版于北京)

論“入”字的音

李 榮

提要 “入”字有兩個音,“入 rì [zɿŋ]”是個專用的禁忌字(也寫作“日”),語音演變符合常例;“入 rù [zuv]”是個通用字,大概是回避 rì [zɿŋ] 這個音而分化出來的。

壹 有人說:北京的字音,有些是不合語音發展規律的。例如“入”字本屬緝韻,依發展的一般規律該讀 rì [zɿŋ],而實際讀 rù [zuv]。

貳 “入”字讀 rù 怎麼不合規律,本刊的讀者大多數一定都知道,可能有少數人不甚了了,現在說明一下。〈廣韻〉侵、寢、沁、緝四韻的字,在古聲母部位相同的條件下,今韻母大致跟真(臻)、軫、震、質(櫛)四韻開口字分別相同。這些韻古平、上、去三聲幫、端、見三系聲母字,今讀 [in] 韻,知系字今讀 [ən] 韻;古人聲幫、端、見三系字今讀 [i] 韻(緝韻無幫系聲母字),知系字今讀 [ɿ v u] 韻。現在把緝、質(櫛)兩韻的知系常用字的讀音對比如下,兩韻都沒有常用字的古聲母不留空行。

緝韻	質韻	瑟韻	兩字櫛韻
澄 蟹 zhé [tʂyɿ] 驚~	姪 zhí [tʂɿɿ]	秩~序	zhi [tʂɿŋ]
審生 澀 sè [sɿŋ]	瑟 sè [sɿŋ]	蝨	shī [ʂɿɿ]
照章 汁 zhī [tʂɿɿ]	執	zhí [tʂɿɿ]	
牀船	質	zhì [tʂɿŋ]	
審書 濕 shī [ʂɿɿ]	實	shí [ʂɿɿ]	
禪 十什拾 shí [ʂɿɿ]	失	shī [ʂɿɿ]	室 shì [ʂɿŋ]
日 入 rù [zuv]	日	rì [zɿŋ]	

這些字多數讀 [ɿ] 韻,少數讀 [v] 韻,只有“入”字讀 [u] 韻。“入”字聲母、聲調符合常例,韻母的確特殊。

叁 其實“入”字也有 rì [zɿŋ] 的音,跟“日”字同音。①《國語辭典》1937初版,1948再版“入”字有⊖ rù ⊖ rì ⊖ rǔ 三個音,現在轉錄如下。不過注音改用拼音方案,第⊖音還刪去釋義,每條末了注的又音也刪了。

入⊖ rù

入⊖ rì 猶禽1957年《漢語詞典》改作謂性交,如“高聲叫罵入娘撮鳥”,見《水滸傳》。

入⊖ rǔ ①不留心之塞放,如“一張錢票不知入到那裏?” ②暗中以財物與人,如“暗中入給他手裏了”。③陷於其中,投於其中,如“一脚入到泥裏去了”。

① 光緒[十二年]丙戌[公元一八八六年]《增補韻鏡五方元音》下卷“十二地”83頁下,“(質)日(太陽之精)”跟“(緝)入(遣也,納也)”同音。

“人㊦ rǔ”大概不是“人”字，應當據《現代漢語詞典》作“孺”，《廣韻》上聲麌韻而主切，這裏撇開不論。“人㊦ rù”是通用的“人”字，毋須舉例。“人㊦ rì”是專用的“人”字，《國語辭典》只舉《水滸傳》一個例子（《水滸全傳》七五 1258：魯智深提着鐵禪杖，高聲叫罵：“人娘撮鳥，忒殺是欺負人！把水做御酒來哄俺們吃！”），有人就誤會這是舊音舊例。比方林語堂編的《當代漢英詞典》拿《國語辭典》做藍本，1100頁“人”字第(8)項就是根據“人㊦ rì”的，就標明(MC)。該書 xxxi 頁例言云：“MC Middle Chinese (earlier vernacular found in poems, plays and novels).”根據括弧裏的解釋是“詩歌、戲曲、小說裏的早期白話”。其實專用的“人”字不單見於早期白話，也見於北京等方言和文學作品，舉例如下。

1 我待揪扯着他，學一句燕京罵：人沒娘老大小西瓜。元代楊顯之《鄭孔目風雪寒亭》第一折，《元曲選》己 7，涵芬樓 1918 年影印龍巖館刻本。

2 我是金牙實不中，正望婦女雙結親，不想可是他老婆，通使也，人你哈敦五都魂。明代(?)黃元吉《黃廷道夜走流星馬》第二折，《版圖館鈔本古今雜劇》三三 19，《古本戲曲叢刊》第四集，商務印書館 1958 年影印。此例《中國語文》1982 年第 1 期孫玉濤《元雜劇中的蒙古語曲白》58 頁已引。1982 年 3 月 24 日作者致編輯部信云：“哈敦”拙文已釋，婦人、老婆的意思。“五都魂”拙文未釋，是蒙古語調，女陰也。

3 [雷橫的母親]便指着[白秀英]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人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水滸全傳》五一—841—842，人民文學出版社

4 這小狗人的，忒也嘴尖！《古今小說》二六 392，人民文學出版社

5. [靜真]口中罵着：“騷精淫婦娼根，被人入昏了，……”《醒世恆言》一五 292，作家出版社

6 只見糕兒拿了一貼藥走將來，道“醫生入娘賊出去了，等了多時才取這藥來。”《二刻拍案驚奇》三 65，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年 5 月第 1 版，8 月第 2 次印刷

7 “你們自要人□，干我甚事？”……口裏“千人□萬人□”的喊，……同上二一—449

8 “小人娘賊，你認做那個哩？”同上三五 687

9 我問這狗日的去。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1949 年本三 19，1977 年本三 14 回。

10 咱們吃不成，叫狗日的們也不要想吃好。同上 1949 年本七 45，1977 年本七 36 作“……，叫敵人也不要想好好吃。”

11 康家敗狗日的倒把錢取來獨吞了！同上 1949 年本十一 68，1977 年本十一 55 “日”作“養”。

12 他，他，一下碉堡，咱就把碉堡燒，燒了狗人的！同上 1949 年本五三 328，1977 年本五三 272 “狗人的”作“他”。

13 只要能收拾了這些狗人的，你讓我二楞不出氣也行。同上 1949 年本五三 328—329，1977 年本五三 273 “狗人的”作“狗家伙”。

14 把你打成這樣？我日他們十八輩兒的祖宗！老舍《憶惑》300，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1947 再版

15 老鄉，這點義氣還沒有？過來不要緊！誰要是扣他，日他奶奶！歌小弟《漢家煙塵》98

16 我日你娘，你這麼眼中無人。峻青《黎明的河邊》247，1956 年

17 二青想：老狗日的真陰毒啊！剛過河就拆橋，還他媽的嚇唬人。劉英儒《戰鬥在津沱河上》47，

18 “我日他大！”他狠狠地罵着。歐陽山《高乾大》327，1950 年三版 [1954 年

19 山裏石頭溝裏水，誰不想你是驢日的。民歌《信天游》119

20 俺人他捕快八輩兒的！唐人《金陵春夢》第一集 7，香港文宗出版社 1955 年版

21 老鄉哪，俺人他姐的，龜孫過生日，可要咱老命啦！同上 28

22 他指指手裏的潑郎鼓，“日他個娘，總搖不響！”《騎兵列傳》147——《汪曾祺短篇小說選》，1982

- 23 車信的臉通紅，“咳！我日你媽！”手裏的鞭子抽得山響。《塞下人物記》156——同上
24 燒戒疤的時候，……有個山東和尚罵人：“俺日你奶奶！俺不燒了！”《受戒》216——同上

以上二十四個例句中，一半(1—8,12,13,20,21)用的是專用的“人”字，另一半寫的是同音字“日”rì字。“人”是本字，“日”是同音假借字。“人”rì字的音義不登大雅之堂，通用的“人”字就改讀爲rù。就北京語音而論，r[z]聲母在[i ɿ u i y]五個高元音裏只拼[i u]兩個高元音，“人”回避rì[zɿŋ]就讀rù[zuv]。在通用的“人”字讀rù之後，不知道來歷的人就把專用的“人”rì字寫成同音字“日”rì。有人即使知道來歷，避免多音字引起誤會，也願意寫同音字“日”字。這樣一來，有的人以爲“人”字只有通用的rù一讀，不知道“人”字還有專用的rì一讀，就說“人”字不合語音發展規律。

《呂梁英雄傳》“狗日(人)的”常見，這裏只選五個例句。該書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七年校改重排。重排本的《后記》說：“雖然時間倉促，我們還是想趁此重排再版的機會，把讀者提出來的一些寶貴意見，做一番認真的校改。”校改之後，這些字眼比原來少一點兒了，上引五個例句改了四句。

專用的“人”rì多用於口語，少見於著錄，研究的人也不大注意。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收集的有關卡片只有九條，上文選錄六條(14—19)，(15)跟(19)兩條出處沒有複查。(承詞典編輯室檢示九張卡片，同時告知，看資料鈎乙卡片時，大家不願意多鈎乙這類字眼。)

肆 “人”字通用音什麼時候回避專用音，因而分化成兩個音，需要根據歷史文獻與現代方言，另行研究。這裏只想提出幾個字形，略加說明。

《水滸全傳》專用的“人”字少見，有時用“人”字，例已見上文；有時用“直”字，例如：

- 25 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三 51
26 《魯智深》罵道：“直娘賊，你兩個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廝打。”四 67
27 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四 72
28 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五 85

《金瓶梅詞話》1933年影印 專用的“人”字常見，多數寫作“上人下日”的合體“𠂇”字，見次太多，毋須舉例；間或寫成“值”，如“值我的那大精□九—11”。“𠂇”字的形體一方面表示專用的“人”字跟“日”字同音，另一方面又表示不願意直截了當用同音的“日”字。可見那時候“人”字兩個音已經分化了。專用的“人”字寫成“直”字或“值”字，大概是方音“直、值”讀如“日”。

《新鐫笑林廣記》乾隆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九一年)三德堂梓行收錄一些粗野的笑話，用到專用的“人”字及其異體字。六 14 “日”字注“𠂇同音”；八 8 “日”字注“作入字”。二 4 “獸狗人出的”；五 10 “狗𠂇出的”；五 1 “狗𠂇的”。十二 6 上“人娘賊”；四 8 與十二 6 下“𠂇娘賊”。(十二 6 上條說明是吳人，十二 6 下條說明是蘇州人)可見這些“𠂇”字是專用的“人”字的異體，從字形分析是“從肉人聲”，或者是“人肉會意，人亦聲”。(又一 3 “石”字注云“人同”，說明是西北人。)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第九回 212—217 用五個“𠂇”字，〈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影印第九回 3—5 前四字作“𠂇”，末一字作“𠂇”，不知當讀何音。現在北京口語說cào [ts'auŋ]的多，說rì [zɿŋ]的少，前者一般寫作“𠂇”。“𠂇”作爲會意字，各地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言訓讀，正像“凸”字“凹”字各地的讀法不同一樣。陝西商縣話[zɿŋ p'iŋ]本地寫作“𠂇𠂇”，“𠂇”就讀[zɿŋ]。

據現在所知，專用的“人”字流行於長江以北和西南各省區市。這些地區專用的“人”字常常音“日”，因此也寫作“日”。專用的“人”字也見於吳語方言，如松江、奉賢、杭州、湖州、孝豐、安

吉、金華、武義、永康、嵊縣、溫州。當然各方言同一種意思不專用一個字。比方河南柘城的粗話有“入他姐，尻 [c'k'au] ①他娘”，山西平遙的粗話有“透他姐，入他媽”②。

伍 研究語言的人常常排斥有關“性”的字眼，編輯字典③跟調查方言都是這樣。其實說話的時候要回避這類字眼，研究的時候是不必排斥的，並且是不能排斥的。就學問本身說，這類禁忌的字眼常常造成字音的更改，詞彙的變化，對認識語言的現狀跟歷史，都是很重要的。

就學問的應用說，要理解又要回避這類禁忌的字眼。“理解”需要調查研究。語言裏頭有這類字眼，書上也就有。研究好了，收在字典裏頭，誰不懂都可以查考。免得孩子問了，教師或家長難於啟齒，未便回答。比方《三國志》四二《張裕傳》云：

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吾昔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居疑當作君’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百衲本》四二 3

要理解這一段，“涿”字是關鍵。“涿”諧“豚”音。《廣韻》“涿、豚”竹角切，“豚”又丁木切；《集韻》並竹角、都木二切。“豚”字《廣韻》注云：“尾下竅也。”《集韻》注云：“《博雅》腎也，或作尿，俗作尿。”劉備跟張裕分別用“諸毛繞涿(豚)居居疑當作君”跟“潞涿(露豚)君”互相嘲弄，把對方的“口”比作“私處”。張裕最後為劉備所殺，“潞涿君”一定是個禍因。在現代方言裏，“豚”有“尾部，臀部，私處浙江東陽、麗水謂男性者，上海遠郊松江、奉賢謂女性者，器物底部，末了”等意思。

“回避”也需要調查研究，才能知道回避什麼，怎樣回避。《禮記·曲禮上》有三句話：“人竟(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比方說，北京忌諱 cào [ts'au] 這個音。凡是本方言“糙”字讀去聲的，不能折合成去聲，要讀陰平。山西很多地方，“透(送氣)”字是比“入(音日)”字還要粗野的話。山西本地話專用的“透”字送氣，通用的“透”字常常不送氣。外地人進娘子關就要注意。四川跟陝南一些地方忌諱說“錘子”，你到那兒去最好說“釘錘”。除了性的禁忌字以外，別的禁忌字也要注意。比方上海話“鵝”字跟“我”字同音，所以管“鵝”這種家禽叫“白烏龜”。有個在上海工作的朋友，普通話跟上海話都十分流利，說起他從來不帶蘋果探望病人，因為上海話“蘋果”跟“病故”同音[bij ɿl ku ɿr]。

不單在漢語內部有回避的問題，使用漢語拼音還要回避外語裏的某些字。現在也舉一個例子。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七日《北京日報》報導復興飯店開業。“復興”兩字拼音方案是 Fùxīng，不加調號是 Fuxing，會英文的人一看就是 Fuck-sing。Fuck 一字太粗野，必須回避。過了一段時間，“復興飯店”就改名“燕京飯店”了。

① “尻”謂脊骨盡處，這裏由名詞轉為動詞。

② 《莊子·盜跖》：“昔者桓公小白殺入嬖，而管仲為臣。”這裏的“入”字不是本文所謂專用的“入”字，而是“納”的意思。“納”從“內”得聲，“內”大概是從“人”得聲。成玄英疏：“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兒子糾，納其嫂孀。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古逸叢書》本《莊子注疏》九 52)

③ 牛津英文字典本來不收 fuck 等字，新補編改變政策，fuck 等字都收，參看 R. W. Burchfield 引言第 xv 頁：Fifthly, whereas in 1957, when we began our work, no general English-language dictionary contained the more notorious of the sexual words, “nous avons changé tout cela”, and two ancient words, once considered too gross and vulgar to be given countenance in the decent environment of a dictionary, now appear with full supporting evidence along with a wide range of colloquial and coarse expressions referring to sexual and excretory functions.